



列傳第三十一 周書三十九

令狐 德 撰

韋 瑱

梁 昕

皇甫 璠

辛 慶 之 族子昂

王 子 直

杜 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





P2

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軍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公勇食邑三百戶轉行

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以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醵屋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構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

初拜盪寇將軍稍遷驤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實
資征虜侯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遷
征西將軍尔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
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
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
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
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三曹參軍
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
主簿出爲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
中郎師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遷
鎮閣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
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
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
五百戶二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
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
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

州摠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諡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幽三州刺史諡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州辟州都太祖為牧補主簿以勤事

知母蒙襲賞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祚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為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為玉壁摠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俄除隴右摠管府司馬轉陝州摠管府長史徵拜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
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貧守志恒以清白自處
當時號爲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
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年增邑并
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
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
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
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尔朱氏作亂魏

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
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
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充冀州謀結義徒以赴
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
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
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
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後
太祖東討爲行臺之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
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

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疆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黜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持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

主寢上士慶之次子昂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召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

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
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
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
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
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
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
幸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
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
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龍襲爵繁昌縣公世

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
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
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
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
於梁益重平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
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
州群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
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

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逼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狡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弱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賊旣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

柁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

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負外散騎侍郎建德
中位至內中又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
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
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
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
或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或軍事與梁人戰
斬其軍士一夏侯景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
兵寇之後猶聚爲盜或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

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
負外散騎常侍馮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
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
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
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雨山與隴東屠各共
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
雨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
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
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摠管

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

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
轉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
城杲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
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爲
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
江陵平頊隨州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
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
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
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

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
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
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
未能及此杲荅曰安成之在關中乃成湯不
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
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
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佇魯山一區豈
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豈一區豈
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易已

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蠻蠻之陳文帝
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
及杲還命引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
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
陳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以杲為府司馬州治
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
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
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
四年遷温州諸軍事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公
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
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邑一
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
州總監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
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暹大象末宣
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阜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
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旂出境有專對之才

既戊國猷克隆

業美矣夫

列傳第三十一

周書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顧之儀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

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

三

朱

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
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
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
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
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為隴州刺史地帶汧
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
年入為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
軍司馬武伯如起運既職兼文武之員委任齊

將斛律明月寇汾州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
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
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
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
弼之於是以前運為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
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
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龍襄肅章等覽懼
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
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

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
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
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
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
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
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
同州浦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
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定頗有力焉五年拜
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

上大夫摠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
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
為官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踈忌之時
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高祖所親待軌
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
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
伯傳尋而得出為秦州摠管秦渭等六州諸軍
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
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

河鄴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中
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
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
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
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
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
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

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
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
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厝以可不軌贊成
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
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
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
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
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

尉相貴倖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
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
明徹入寇呂梁徐州摠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
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
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摠管
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
鐵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
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還退冀乘決
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

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
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
徹及將士二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
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
州摠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
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
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
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
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

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
譯等名仍加極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
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
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
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
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
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
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

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三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
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
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
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
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寔非
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拊高祖鬚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
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
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

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
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
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
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
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
之後知吾此心大邑公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
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
誅之軌立朝忠如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
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大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來甲
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
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於嚴頗涉經史
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
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
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
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
顯和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

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
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
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
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
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
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
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
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漆水
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目也俄而水傍有一

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
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
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並
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
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
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
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
志略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

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
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
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
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治小官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
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
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
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

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
軍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州暨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
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
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
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
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
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入襲州城神
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

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
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
期祖英伯等聚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
之齊黃門侍郎盧憲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
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
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
河神舉又率眾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與稽胡
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
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

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
任王軌字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
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忌反神舉懼及於
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嚴甚甚振帝亦忌
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一甌賜之薨於馬
巴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
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
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直豕自居故得
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

舊齒至干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
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而大象末位
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公之子也其生
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
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十時年十六孝
伯性沉正寡言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
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
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

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
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
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縮也乃賜
以十二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之機
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
時政得失及外閒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悉信
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
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
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

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自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宜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公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

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稱帝鬚頰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

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惣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踈之乃與子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憶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

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鬚
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
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
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
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
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摠管然
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
孝伯又頻竊諫皆不見從由是益踈斥之後稽
胡反令孝伯爲行軍摠管從越王盛討平之

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
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
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
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
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
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
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
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
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

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令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及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

書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二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洲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官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

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
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
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
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
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
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
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外遐嗣子
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

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
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
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
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
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
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
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
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
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

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
謂之曰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
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
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
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
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
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
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

爲人傭保比日贖免之又事母及省分嫂甚謹由是
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
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以媚於人天和
初起家夏州摠管府舍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
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雲間學士前後
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
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
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
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

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入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且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臣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起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立息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

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止不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如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云巾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立以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青

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
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
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
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一不師古始無益於治
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吳赦
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患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
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
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
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

觀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
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
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
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
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吉人重誠
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
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
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
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末衣日忘食猶恐

高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
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
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
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
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
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
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
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
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

恐人情愈散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
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
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
高祖斲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
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
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
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
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
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

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
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
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凡有所短文字非
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
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
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
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
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
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示盡銷譴之理

誠願諮誅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
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
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
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
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
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
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
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
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

賈以爲幸免。史鄭譚嘗以私事請托，
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譚
爲長史，遂佐遷運爲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
轉毛州。高唐令顏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嘗願
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
運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
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
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又嘗奏事於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

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
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
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
兆，王軌字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
之間。淫刑旣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
去就，顏之儀風，烈慄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
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
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
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

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王褒

庾信

令狐

德棻

等撰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余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議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

雲襄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襄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目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都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襄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襄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襄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襄以不次之位襄時猶在郡敕王僧辯

以禮發遣襄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襄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襄旣世胄名家文學優瞻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竊能遇日隆而襄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黃暉祗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業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
悔無及至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
今陛下龍飛續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
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虜及
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虜等曰卿意以為何
如虜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
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
之然其意忌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
中謂虜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虜以

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世

計之不用也於

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

帥授虜都督城

西諸軍事虜本以文雅見知

下委以揔戎深自

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

猜懼元帝幸

於襄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山

宜陽之西明與

王師戰買臣大敗虜督進不能

禦乃更為護軍

將軍主師攻其外柵城陷虜從元帝入子城猶欲

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虜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

謹謹甚禮之虜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

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凄切之詞至
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慄殷不害等數十
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矣之利二陸而已今
定楚之功君等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
元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
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
中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其
褒等亦立荷恩賜忘其異軻旅焉孝閔帝感
石泉縣子也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

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
褒等賦詩談論嘗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
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
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
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
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
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只
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立日問褒

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揚朱岐路征蓬長
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
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取貝兄入關帶
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鏹迹山蹊
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
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司夫關令
包異人譬言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 說道屢
乳之談中藥養神每向丹沙之說 須年事
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 念生

夏文舉集視陰悒曰猶趙孟之祖年負杖行吟同
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
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
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
授筆攬紙龍鐘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
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
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
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
北冷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

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
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枿二仲不歸麋
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詣芝朮
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
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
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
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
生平難爲肯臆且當視陰數箭前排愁破涕人
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

產骸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
享黃髮猶冀蒼蘆瀕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
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
俱咽尋出爲空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
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
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
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

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
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
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旣
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
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
書度支郎中通直正負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
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
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

及景上信以衆先退臺城而後信奔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
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
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孝閔帝踐祚封臨瀋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
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
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
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褒竝借而不違尋徵爲司宗中大夫
一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
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
託唯王褒頌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
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
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
盜移國金陵瓦解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崩躬于甲戌三日
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素安之每念王室自
涕昔栢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竝有著
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
賦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藜是流離
至于暮齒燕譚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
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淪
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

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
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
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睨柱
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鐘儀
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
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
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
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
者合從締交鉏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
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
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
履危亡之運春秋送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
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
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
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

甘心張子平見而陋之固其空矣我之掌庾承
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
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
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
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豹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
星之東聚被江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
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王之宅穿徑
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
金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

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
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
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
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
鼎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
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滄雷之
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旣傾蠶而酌海遂側管以
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
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

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
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
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值
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書浮玉南琛沒羽吳渝
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得春陽魚龍之得風雨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以歛爲和親之侯班超
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
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

左戎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
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
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刀斗於榮
陽絆龍媒之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
以清談爲廟略乘瀆水而膠船馭奔駒而朽索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獲鶴弊箠不能
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鮫魚
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
滌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

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
爲梟爲鏡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
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
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
胡桐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
吹輕九鼎而欲問閒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
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
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
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

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併扇憑陵畿甸

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

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

平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

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

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

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羣落書遂爲飛遂乃韓

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爲迷輪亂轍猛士嬰

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地奔

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
悉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
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
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方守備是長雲梯可
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
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搃元
戎身先士卒胃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
遭剖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
爪狐假露清鋒鏘脂膏原野兵盡虜遺骸

胡藉而淚下據神亭而
願於雩鹿之沙碎於長平
及洲麋鹿漬漬沸騰茫茫
慘變天地離離人皆怨酷音鄭靡依魯衛不睦
競動天關率一以軸探三蒼焉而未飽待熊蹯
而重然乃有甫一侯郭門館懸廟屋鬼同曹社之
事人有表及之天余乃但刻窰於關塞稱使者
之洲也建鄂坂之譏嫌一而門之征稅乘白馬
而不前策青曲而轉也一以落葉之扁舟飄長

騶於上游彼鋸牙而一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
之戰艦闖飛鷁之雲樓飛遼臨於赤壁王濬下
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
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鷗
鷁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不
震雷池柵浦鵲陵焚戎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
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惟揚三千餘
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于七澤

於十死嗟夫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
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
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
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
歌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扇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干時西楚霸王劍及鸞鳳廢三
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樯沈白
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送

于石城戈船掩平淮泗諸侯則鯨伯前
則荀榮暮至剖巢燻穴公靈走魅埋長狄
門斬蚩尤於之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之
壘長星當地也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
無之通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之女牕扉
鳳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
立德立言謨明之超於繫表道
高之既不遇於浮之遂無言於師曠

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
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勒王實之橫瑯
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
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之從知之
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颺慄然水神遭之箭山
靈見鞭是以螫能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
飛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之代邸而
承基遷唐郊為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

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
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父北絕秦患西起
况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
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澆蒐乘巴渝問諸淫昏
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百足首濫
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
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
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
已忘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

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然則黷其盟則寒
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而久之可移山况以沴氣
霄浮妖精夜噴赤鳥則一朝夾日蒼雲則七重
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
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結仇值西陵之責言俄而
梯衝亂舞異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
於雷門下陳蒼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二戶箭不而麗於六麋雷無驚鳥於
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山冷陽兮極浦熾火兮焚

旗具風兮害蠱乃使玉軜楊灰龍文斫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指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草
曼之以轂走宮之竒以行河無冰而馬度關
不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處空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治浦囚乎群帥
所在招拉鷹鷂批攢窻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
行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
下至五里長亭短亭饑隨執虫鷄閣逐流螢秦
口水黑關上泥青月下時五九解冰泮風飛電激

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
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
向關山而長歎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
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
之去清河柳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
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
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
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
外力實肇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

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鵠飛而玉
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
新市梁故豐徙楚寶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為讓于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
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
以鷄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浩之回旋
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
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于老幼關河累年

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
日窮年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
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文驪山
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
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誦於許史豈知霸陵
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
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

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素所紀莫得而
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鑿
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
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
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
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
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
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
達之深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

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
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
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
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
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又揚葩振
藻者如林而三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
扇咀徵舍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
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
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

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
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
用無爽九流競逐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
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
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
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
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
謹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
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

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之地古
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
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
定鼎荆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
謙在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
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
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
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表翻才稱澹雅常景思

標沉鬱彬彬焉蓋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
屬凌夷纂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
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
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
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
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
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午廟堂者
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
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曰入朝廷之人閭閻之士

不忘味於遺韻眩眊於末光猶丘陵之仰

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

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浮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

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

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

平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

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表調殊塗而撮其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學金聲播芝蘭又質因其宜繁約適其義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且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附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蕭撝

令狐

德柔

等撰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慄

劉璠

柳霞

蕭撫字智遐蘭陵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之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

軍功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二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漢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搃衆討之及迥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平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

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為迥
以語在迥傳搆遂請降迥許之搆於是率文
益州城北共迥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
甲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卹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
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
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搆亦預焉尋以母老
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
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搆有歸

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

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然後赴獄主

者固執不可搆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

寡德竊懷景行道事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

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

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

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搆

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為與唐堙元信王

三

惠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為以母老表請歸養
明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之人晨省事
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
下仁覃草芥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言母妾褚年
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
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消塵
肆師掌禮音無穢職所限督察空妨能官方辭
請歸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慄兼深高祖天
恩自開府梁之宗其人則任等三事所謂

雖有材周實用之方籍謀斷已以不速然進
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
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
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
邑通前二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
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二百石布帛三百匹贈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
軍事益州刺史諡曰襄撫善草隸名亞於王褒
其書畫方咸亦留之其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頗行于世子濟嗣齊... 紀承制授貞威將軍... 紀東下至巴東... 擢比至擒... 外府記室參宣後至蒲陽... 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

世謹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二

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

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為兼太宰太常

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并謁山陵承聖二年授

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

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

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仕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

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

...

...

...

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佐中世始疑而不就乃
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為永
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
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
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
義興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
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為吏民所安三年
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
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
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

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官都郡王邑

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

撫守成都以圓肅為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

撫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

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

一千戶以圓肅去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以定二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
拜咸陽郡守圓立廟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
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
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
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援
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
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
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

大園潛遁獲免調年景於大園歸

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寺

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

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

邑二千戶除軍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梁元帝既而子濟復之功而大園元洪南三人封等

猶未通謁梁元帝世既甚危望之乃謂大

園曰洪兩兄久不出可以意入今之大園即日曉

謝兩兄無事以意入今之大園以世及故恐

護想生正心乃屏絕人羣以各志古不過三兩人不
交遊和兄弟之間止履跡而一情以讀詩禮書
易為事元帝嘗自問王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解
約指明惡吝無滯元帝甚歡美之因曰昔河間
好學爾時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
為善彌高前以吾重之愛之爾亦效焉及至
護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知大園副焉
其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詔恭帝二年大

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北蕭大園等梁國子孫宜存
優禮式責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
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
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
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
藏祕閣大園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三集
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
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

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
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
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
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
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
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
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
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
於幽簿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

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
千尋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
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
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沆
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
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頤歌纂纂唱烏烏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畷
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

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
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
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
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寔不
顧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
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
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
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
乎餘傳乃可抑揚而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

羊斟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
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
例長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
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
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
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遂尅不對曰高歡
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士乎所謂
以止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
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

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
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
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
亂討陳敏有功封美稟縣侯除宜都郡守卒於
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令好
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

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見令兼
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
朝呈上梁元帝嘆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慄爲刑獄
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
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
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
嘗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
慄爲別駕江陵令及即帝位擢爲尚書侍郎又

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
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
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
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
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
慄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
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慄名重南土甚禮之孝
烈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
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判定羣書百數蒙宴賜保定

中辛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承嘉喪

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止篤志好學居家以孝

聞梁天監初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

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為土黃侯蕭曄所

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

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

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

社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

本意在縮而曄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
 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
 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
 號泣戒道絕而又也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
 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
 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
 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諾不送者
 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

好也璠少懷好功名志欲立事以城不樂隨
 平進會宜豐侯蕭德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
 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為果
 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為中記
 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
 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
 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
 匡霸功虛薄無特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
 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乃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

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之屬望
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都陽之守
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及至
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遷
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安文烈
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必實
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
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必

身名俱美世謂璠正色曰知然
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

立一亩死生以之耳殿下
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為

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
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勉事
於是遣使

就拜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府長
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

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

誠武曰句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抑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晉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臣聞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冱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遠朝陽之暄煦就陵陰
之慘冽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
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
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
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
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
溟濛綏綏兮颯颯瀟瀟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
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
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閨風爾乃馮集異區遭隨
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
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
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
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
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
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壁人聚
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
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計裏漢
使遷飢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

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
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
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朔河陰而
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
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
與蕭紀牋及荅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
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
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
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羗降附者五百
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費產唯璠秋毫無
所取妻子並隨羗徙良妻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
和二郡羗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
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羗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
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
訪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
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

伯父黃門郎瓌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竒之乃
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
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
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
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
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
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
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
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安
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天象二年卒於官時年
四十七初璿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
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
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震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
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貧外散騎常侍
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
守震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
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

霞曰吾昔嘗遠事仁父太尉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書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曹果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

地及車西邵陵王以法曹果重仍轉外兵除

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僕射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

州選為治中尋遷別駕及言於

吏部郎負外散騎常侍俄遷東

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

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登

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表

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

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
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誠臣
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變阻
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鑒照
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歿殂霞
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
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
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

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
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
賔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
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
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
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懇
間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痕
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
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

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常論人
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
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
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
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
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
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
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
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

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國庭殆將十載
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
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
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
也特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
疾遂以爲故事秦一役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
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
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
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

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搆世怡園肅大園並有梁之令望也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
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搆以蕭
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
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
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

懔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
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江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
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纜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
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
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
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
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
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
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

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成於易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

李延孫

令狐

德柔

等撰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

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莫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曰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頗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

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閭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鹽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

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八开百官等携持
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衛送并贈以珍
玩六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
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
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投延
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彘進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
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
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
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六傑有祖父
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
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
爲州刺史祖駢雍州王簿舉秀才拜中書博
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
勳進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
所與交遊皆輕狷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
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没事母兄以

周書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
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
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貞外散騎侍郎
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
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
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
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
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
農郡守某孝寬調法保曰良字此役難以言還

也法曰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
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
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
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
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
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仍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
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
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
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及之乃蘇九年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
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
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爵為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
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為流矢
所中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
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老文時

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于騎射有將率
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備慷慨有立功之志大
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
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犄角每抄掠
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
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
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
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
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

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為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眾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襄陽雄擊走之又從

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并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邲山之役太祖命雄率眾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二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徐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為自援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除河南尹進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都督散馬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
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
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
中州刺史雄久在道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眾深
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戰雖時有勝負而
雄志益壯東魏深懼之天和二年卒于鎮
贈大將軍中華宜義郡公并州諸軍事中州刺史

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
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
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
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
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
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
九曲道邀之傷甚眾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
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

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者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墉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盆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戍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

祖以忻威

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師都督東魏將尒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名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

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
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
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比及父與孫俱為儀同
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
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
與韓雄等恒令間謀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
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孝閔帝
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為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

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三
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勤慶破齊將王纒烏高仍
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
韓雄里閔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
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勅
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
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
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
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為魯郡守
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
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
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
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
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
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
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
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

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官陽洛州皆為東魏守
有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
玄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
社辛書等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
十三年與關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
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
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
民雍方信據郡外叛率赤騎一千自號行臺攻
破鄆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

卷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泉企

令狐

法德

華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周書四十一

李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
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
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
爵為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
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
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
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
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何為
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

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
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
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
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
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
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
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
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
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

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荆
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
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
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
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
慙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
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
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
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小
以企昔蒞東雍爲吏民所懷乃委企復爲
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衆劫州郡不
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武初魏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
四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
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
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
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
猛略

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
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
後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
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
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
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
通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
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水企力屈志不服也及
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

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
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
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
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官各爲身計勿相
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
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
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
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
朝請本州別駕累遷負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

正負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揚州臨
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
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
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
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
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
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
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

州辟主簿十四為本縣令及長有二子藝遭世離
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
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
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為流
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
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
元禮斬窋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
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
遵為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為鄉里所歸

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
密舉成臯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
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歿擒其將王顯明
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邛山十三年王思政
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
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
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
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
謂論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

引曰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
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虿有毒何可輕也
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
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
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
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
從忠擊于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
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

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
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
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
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
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
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
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
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
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

劉孟良在職貪婪民怨 昔叛仲遵以廉簡處之
羣蠻率服似遵雖出 邑巴夷而有大雅之操歷
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朝廷又以其老臨危抗節
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 封聽回授子魏恭帝初
徵拜左衛將軍尋出 為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
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 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
軍華洛等三州刺史公 曰莊子昭嗣起家本縣
令入為左侍上保定中 授帥都督累遷儀同
三司出為純州防主建 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為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沱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貴中郎將及其父為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

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沱陽侯邑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琮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為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為愧且太祖深嘉

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沔陽
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
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鴈門公田
弘出梁漢開府賀若弼趣直谷熾聞宮軍至乃
燒絕棧道據守真合巖眾不得前太祖以遷哲
信著山南乃令與敦自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
尋並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
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
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

遷哲以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
使請降遷哲謂其眾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
相瞻目以待無言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
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言其城虜
獲千餘口自此巴漢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
嘉之以功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拜
奴婢三十人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除直州刺史即太州也仍給軍儀鼓吹
田弘同州刺史

并州刺史... 刺史并州國等... 攻戰無不身先... 時信州爲蠻酋... 赴援... 遁走... 擊五子... 鎮白帝... 更糧匱乏... 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

遷哲亦自取供食時... 患者又親加醫藥... 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 患遷哲... 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 自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 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靜督信... 臨筭... 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 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

並不欲行遷哲怒曰漢書列傳三十一漢賊最爾之賊勢何能
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
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
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
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
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
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
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
紹遠攻逼江陵梁主蕭詧告急於襄州衛公

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

其所部守江陵外城

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在

却遷哲乃親自陷陳

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

陳人又因水泚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

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

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

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

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

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

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
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
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
三年卒人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
武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
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
各有僮僕侍婢奄閤守時遷哲每鳴笳導從
往來其閒縱酒歡噍盡生平之樂子孫參日成

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字敬仁先遷哲卒
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
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
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為方隅豪族父
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為鄉閭所信服
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
為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
民皇甫圓姜晏等聚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

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
 除飄武將軍西益州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
 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次史加鼓吹一部
 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
 之為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
 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
 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
 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

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
 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
 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
 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
 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
 劍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誠略等曰吾
 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
 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
 等至略即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

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開府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劔南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克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

功即拜端河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為渠率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為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眾

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
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徵通餉
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
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
男割一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
從開府智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
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難
阻雪深七八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

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
之衆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
誰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
梁猛與敦並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
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
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
臨江縣公增邑二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
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
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

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
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
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
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萬俟醜奴作亂關右朝
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
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顯入洛魏孝莊帝度
河范陽王諶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
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爲瘖疾復來歸猛猛

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
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二
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
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
谷立柵收徒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
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
龍衣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
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
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

揚三州刺史入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
明威將軍領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
遠經沙苑啤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
戶加冠軍將軍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
戰河橋解玉辟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
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龍表邑陽郡守從
大將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
都督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
雄從是虜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賓渝

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遷帥文子
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
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
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進爵王城縣公增
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
徵為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
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
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深相欽

尚移書稱美之入為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
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
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
鎮大象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
善亦四州刺史嘗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
得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
將軍

席固字子堅甘肅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
亂寓居於襄陽信言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

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
為齊興郡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固久
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崩
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
討方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
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字字
丞相勅啟霸基招雋以禮吾欲波意歸之與
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

論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
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
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
豐一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
謁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
固上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
公已并前二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
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蒞

夔州有善績保

大將軍襄豐唐郢復五州刺史
夔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
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三州
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
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吳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
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

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
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
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
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
公邑二千戶及尉遲迴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
其弟岱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
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三千人從迴征蜀尋進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闡紀遣趙拔扈

等率衆二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
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
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
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
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不肖
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
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
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

李選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
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大
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
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傷
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